

吴风越雨

忆林

漫步汭溪河

| 许兴城 文 |

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，我家就在岸上住，听惯了艄公的号子，看惯了船上的白帆……”每当听到这优美又熟悉的歌声，就会想起我的祖国，就会想起郭兰英，就会想起乔羽乔老爷。在上甘岭的炮火间隙，响起这样的歌声，怎能不让人向往和平！和平美好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啊！

这条大河是哪一条河？是长江？是黄河？我曾经看过央视采访乔老爷的专题节目，老爷子说：这条河不是特指而是泛指，自古以来，人类都是择水而居，谁家门前没有一条河呢？这条河就是每个人家乡的河，每个人的家乡合起来就是祖国。

我的家乡宜兴是江南水乡，城市被水系环抱。城西有团氿，城东有东氿。从团氿出发，自北向南宜北河、太湖河、蛟桥河、城南河、溪隐河五条河流依次穿城而过，是典型的洪水走廊。子胥这里从楚奔吴，周处在这里斩蛟龙，东坡在这里赋华章……现在我住到了城东，来到了城市的下游，小区的前面有一条大河——汭溪河。

汭溪河河面宽阔，虽然比不上长江黄河，但是也有百多米宽，足可以称为一条大河。其实汭溪河不是一条独立的河，它汇集了溪隐河、城南河、蛟桥河的全部和太湖河的部分，汭溪河可谓有容乃大。现在，以荆邑大桥为界，西侧是溪隐河和大溪河，往东宽大的汭溪河波涛滚滚直奔东氿。

宜兴曾经称为荆溪，荆溪既是一条河流的名字，也是县邑的名字，县邑的名字来自这条河流。汭溪河与溪隐河就是荆溪的一部分。荆溪，从字面上看就可以知道河两岸必定是荆棘丛生。晚唐时期，湖州刺史任上的杜

牧喜欢乘舟从太湖出发，穿画溪、过荆溪，到义兴城里品品阳羡茶，喝喝老苦酒，会会老朋友。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那时的汭溪河，南岸是荒坟乱冢、荆棘丛生的龙背山余脉，北岸是一片泽国的东氿滩涂，阴风晦雨之下，杜刺史当然更加向往那片杏花林了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年暑假，我和发小曾经步行七八里路来到过汭溪河北岸，岸边是十里牌公社渔场，往北一点是发小的外婆家长圩村。由于是瞒着大人出来玩的，我们不敢进村，而到渔场却是要摆渡的。我们顶着烈日，望着宽宽的汭溪河，芦苇和蒲草在风中起伏，也有点欲断魂的样子。

我现在的家应该就在原来长圩村的位置，这里已经成为新城区的核心地带。北边有新的商业中心八佰伴商圈，东边有博物馆、图书馆、美术馆、科技馆、大剧院和全城最高建筑半岛酒店，西边是体育中心，南边是流淌了数千年的汭溪河。我住在最高层，可以清晰地俯视汭溪河，也可以眺望河对面的龙背山和远远的铜官山。小区周围绿树掩映，清晨鸟鸣清脆婉转，似乎在呼唤你：“起啦，起啦！”我登上屋顶的阳台，看东边刚出的太阳骄傲地挂在半岛酒店的屋顶上；傍晚，勤劳的鸟儿觅食归来，叫声叽叽喳喳，充满着团聚的欢乐，我登上屋顶的阳台，看西边落山的太阳缓缓地沉入铜官山的边上恋恋不舍地沉下去。

现在，去汭溪河两岸再也不用摆渡了，更无须望洋兴叹。河上建起了荆邑大桥、东氿大桥、梅林大桥等，成为连接新城南北的主要道路。新近又建了网红步行桥

汭溪桥，锻炼的人可以畅行大河两岸。小区围墙的南侧是汭溪路，这不是一条主干道，车流不是很多，并不打扰小区的居民。汭溪路的外侧，是几十米不等的绿地，绿地中间是政府新修的塑胶步道。这步道有十几里长，沿着溪隐河、大溪河、汭溪河蜿蜒曲折，把团氿和东氿连接起来。清晨和晚上，晨跑健步的人们络绎不绝。春寒料峭，梅花已经绽放，暗香浮动；春天，早樱绚烂，就像一片片云霞飘在林间，河边的杨柳亲吻着河面，蝌蚪和它们嬉戏，不知名的草花团锦簇，如云似霞；夏天，湿地里的荷花盛开，不要喧嚣，可以听取蛙声一片；秋天，桂花树枝叶茂盛，你可闻到浓浓的甜香，而间种的枫树红得像一柄柄火炬；冬天，大部分乔木树叶飘落，草坪上有人搭起帐篷，享受阳光。河的两岸，不再是荆棘丛生，而是成片的别墅群和栋栋高楼。

我是个不大喜欢运动的人，面对身边这样的美景，也禁不住走出家门，在步道上、树林间徜徉。早晨，我迎着初升的太阳从西往东走，在梅林桥上向东氿的宽阔，回程时在牧之水榭小坐，点起一支烟，听河水轻轻拍岸，思往昔桅樯的帆影和摇橹的吱呀声。傍晚，我追着下山的落日从东往西走，到杏花村前端详牧童遥指的手势，怀想杜牧举起的酒杯和那一片消失的杏花林。晚上，我会踏上网红汭溪桥，看绚丽的灯光，听孩童嬉闹的笑声。

美学家朱光潜说：“远远地看见一朵花，很美，于是情不自禁地走过去，并没有奋力地追，或者求，却是自然而然地走近了。”我看着步道上奋力奔跑的人们，不禁产生了拦住他们的冲动，想对他们说：“慢慢走，欣赏啊！”

初夏苇叶香

| 吴仁山 文 |

前几日，到鹅湖镇办事，看到当地一处湖荡边上，生长着一大片枝叶葳蕤的芦苇，有人或穿着超高筒过膝雨靴，或悠然地划着小船，身手灵巧地在那儿掰苇叶；阵阵微风吹过，苇叶簌簌作响，传来缕缕清香。我伫立荡边，目睹这个非常熟悉的情景，少儿时代与小伙伴们在芦苇丛中掰苇叶、祖母用苇叶裹粽子的往事，又情不自禁地浮现在脑海。

我的老家东亭和所有江南水乡一样，湖荡、河塘密布，因此芦苇丛也特别多。立春过后，河边枯萎发黄的芦苇根上，便悄然冒出嫩黄的尖芽；待过了清明，嫩芽就疯长成了苇秆，苇秆上的叶子也越来越长越多、越来越密；到了五六月间，翠绿、修长的苇叶已有并拢的三四指宽，用手一摸非常光滑。此时，端午节也快到了，这些苇叶就可以用来裹粽子了。

记得小时候，大人都忙于生产队里的农活，在端午节前的几天中，掰苇叶就是我们十几岁的孩子的一件大事。因为老家的湖荡、河塘水并不深，且我们早已学会了游泳，大人就把掰苇叶的任务派给了我们。放学后，我们就拎着篮子，到湖荡、河塘边的芦苇丛中掰苇叶。苇秆长得已有两米多高，我们个子稍矮，要想掰到粗大厚实的苇叶，就必须踮起脚甚至蹦跳起来，将苇秆抓住拉弯到自己面前，才能掰着这些苇叶。掰苇叶也有技巧，需要一只手扶住苇秆，另一只手抓住苇叶的根部并往下用力一掰，随着“啪”的一声，青翠的苇叶被应声掰下，不多会儿就装满了篮子。

回家后，祖母就把苇叶放在沸水中煮几分钟，再放进凉水中浸泡使之变得柔软，然后将十几张苇叶叠在一起扎个把子，挂在屋外晾干水分，翌日就可以动手裹粽子了。祖母将苇叶先卷成一个喇叭形，把浸泡过的糯米塞进去，又用筷子把糯米往里边戳几下，用手按紧实，再将多余的叶片反折回来盖住扎紧，用搓好的细麻绳把粽子缠绕起来，不一会儿，一个漂亮的尖角粽子就裹好了。待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粽子裹好后，祖母便将

一口大锅中，再放入几个鸡蛋或鸭蛋一起慢慢煮熟。厨房中雾气氤氲，弥漫着浓郁的芳香。经过蒸煮，苇叶已变成暗黄色。粽子也因吸收了苇叶的香气，吃起来口齿生香。

苇叶除了用于裹粽子，另外还有一大用处就是当中药用。大概六十多年前，我曾看到村庄上一名姓朱的老中医，在每年小满至芒种这段时间，常到村口河塘边的芦苇丛中掰苇叶，晒干后储存起来。遇到村庄上有人生了疔疮，他便把它切碎捣烂，与艾草一起敷贴在病人患处，过几天就可痊愈。我爷爷有一次脚背溃烂流血，就叫我去掰了几张鲜嫩的苇叶，切成细末敷在患处，三四天就结痂转好。因此，过去我们村庄上几乎家家户户都常备苇叶，成为缺医少药年代乡亲们治病的宝贝。

如今，我老家许多村庄虽已被拆除，建起不少高楼大厦，但一些湖荡、河塘仍在，生命力异常顽强的芦苇丛也在。自十几年前住进城中心新家以来，我再没有走近这些湖荡、河塘，更没有再去掰苇叶。只知道这些湖荡、河塘边上苍翠茂密的芦苇丛，现在已成为野鸭、白鹭、红嘴鸥等水鸟的聚集之所和栖息之地。

那天从鹅湖镇回家后，我一直心心念念想到苇叶，于是，就给一位老家发小打了电话，想重温少时的记忆，约他一道到北兴塘河边走走、看看，兴许能掰些苇叶。但发小说，现在有些湖荡、河塘已被建成景观河道或划入湿地公园，不可以私自掰苇叶了。第二天下午，发小骑着电动车，给我送来了一小捆碧绿生青的苇叶，说是在老家一处野河滨的芦苇丛里掰来的，即使不用它裹粽子，放在家中也可养养眼。我和老伴用清水把这些苇叶洗了一遍，沥干水分后挂在阳台上，清香悠悠，让人满心喜悦。



晨夏

陈惠初 摄影



江南腔调工作室